

第三章 危機高潮期間美蘇媒體的混亂博弈

在美國新聞署成立僅僅過去兩個月之後，1953年10月2日，題為「關於國際交流的一些更進一步的設想」的報告正式出爐。該報告特別強調，在開展對外宣傳活動時，美國應考慮外國受眾的感受，並明確指出，「在敵對陣營內部利用新出現的衝突並不明智，因為這可能會被貼上外國煽動的標籤，從而導致失敗」。¹然而，等到1956年10月匈牙利國內衝突發生的時候，無論是美國新聞署還是其他美國宣傳機構，好像都忘了該提醒，它們選擇開足馬力對之開展報道。有關匈牙利事件的來龍去脈，國內和國際學術界已經有多位學者展開過詳細梳理，受書稿篇幅和寫作主題限制，此處不再對其發生原因、發展過程及最終結局等具體內容作過多重複性陳述。作為替代，本章筆者選擇直接切入主題，重點介紹匈牙利事件高潮期間（1956年10月23日—11月4日）及其後一段時間，國際社會各方力量圍繞匈牙利事件開展報道活動的內容，並以此為基礎，從文化冷戰視角探討美國發起的文化冷戰在匈牙利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

一、廣播成為匈牙利國內信息傳播的主渠道

雖然波茲南事件後匈牙利局勢開始持續惡化，但檔案資料顯示，匈牙利政府高層官員明顯缺少危機意識。最明顯的是，在匈牙利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的關鍵時期，其最高領導人卻選擇率領多位黨政官員前往南斯拉夫訪問，等到1956年10月23日清晨6點格羅率領匈牙利黨政代表團從貝爾格萊德返回布達佩斯的時候，在車站迎候的國內領導人第一時間將匈牙利最近一周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格羅，格羅聽完之後的表現卻是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¹其後，儘管在格羅主持下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是否准許遊行，但會議卻先後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決定。

1956年，匈牙利國內已經引入了電視技術，但僅限於向領導人試播，普通民眾尚無法收看。因此，廣播仍是當時最快捷、覆蓋範圍最廣的大眾傳播媒介。在危機高潮期間，匈牙利政府主要通過廣播向廣大民眾傳達信息。10月23日午後12點53分，布達佩斯科蘇特電台²中斷了正在播放的吉卜賽音樂節目，廣播了內務部長彼羅斯·拉茲羅（László Piros）發佈的一項通告，即「為確保公共秩序，內務部宣佈在目前一個

¹ 有學者曾撰文論述過匈牙利政府在處理其國內危機過程中出現的失誤，並特別對格羅在其中的表現予以了批評。在任黨的第一書記3個月的時間裏，格羅僅在國內待了1個多月。正當局勢急劇變化的重要時刻，他在9月初竟然悠閑地到蘇聯休假1個多月，又把卡達爾·亞諾什派到中國參加中共八大。待他們二人10月7日在莫斯科會合後一起回到布達佩斯時，局面已不可收拾。但是他仍要按原定計劃訪問南斯拉夫，與鐵托進行和解。10月15日，以黨中央第一書記格羅和政府總理赫格居什為首的匈牙利黨政代表團出發去南斯拉夫進行正式訪問，時間長達7天之久。代表團中還有黨的第二號人物卡達爾·亞諾什以及奧普羅·安托爾等人。在以後的幾天裏，在國內主持工作的人不斷給代表團發電報，說匈牙利局勢越來越糟，催促黨政領導人立即回國。代表團認為提前結束訪問「不禮貌」，一直堅持要到會談和參觀活動全部結束。對該問題的更多論述，可參見：侯鳳菁：《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

²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通過修復被戰爭破壞的電台設備，於1949年建成了兩個主要的國內電台，即科蘇特電台和裴多菲電台，這兩個電台均為國營電台。

¹ NARA, RG 306, Special Reports, Box 3, Some Further Hypotheses with regard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2, 1953.

時期禁止任何公眾集會與示威遊行」。¹然而，在墨雷看來，這則廣播非但沒能起到阻止本來已經決定遊行的人員上街活動的目標，反而刺激那些原本沒想參加示威遊行的布達佩斯民眾，純粹為了逞一時之意氣而決定參加；與此同時，作家協會、裴多菲俱樂部和大學生們多次派代表去黨中央，要求解除禁令。²

面對不斷高漲的羣眾活動熱情，匈牙利共產黨官員們卻表現得猶豫不決。最明顯的是，等到下午 2 點 23 分，差不多就是遊行已經開始的時刻，科蘇特電台卻突然廣播彼羅斯解除禁止示威遊行的禁令。³雖然匈牙利領導人希望以此來安定人心，但這種朝令夕改的處置方式非但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相反由於電台在短時期內頻繁播放實施禁令和解除禁令的公報，使整個首都以至全國民眾都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走上街頭，他們高呼「以波蘭為榜樣，走匈牙利道路！」「波匈友好！」「自由！」「獨立！」「我們是科蘇特之父（Father Bern Kossuth）的國家，讓我們手拉手前進！」之類的口號，將裴多菲廣場圍得水泄不通。⁴為了使自己的訴求被更多的匈牙利民眾知悉，10 月 23 日晚上 8 點，大批示威人員衝向廣播電台大廈，要求廣播右派學生提出的「十六點決議」，但當第一批青年來到大樓前面時，卻發現這裏早在兩小時前便已加強了戒備；除此之外，很多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員還選擇衝擊《自由人民

報》（*Szabad Nep*）¹報社大樓，「他們用石塊打破後玻璃窗和玻璃門，約有三四百人衝進大樓」。²

就在示威者和電台領導人就控制廣播問題討價還價的時候，10 月 23 日晚上 8 點，格羅卻不合時宜地通過廣播宣佈，「我們譴責企圖在我們的青年當中散播沙文主義毒素、利用我們國家向勞動人民保證的民主權利來製造民族主義性質的示威」，他特別使用「企圖製造是非」「敵對分子煽動」「民族主義的顛覆行為」之類的大帽子來加以強調。格羅的此番言辭，恰如鐵托後來評價的那樣，無異於「引燃熊熊大火」的一根火柴，非但沒能平息事態，反而引發了民眾更大的不滿和憤怒。³很快，示威者抗議的口號調子不斷升級，「推倒斯大林像！」「蘇聯軍隊滾回去！」「擁護納吉·伊姆雷！」「納吉·伊姆雷進政府，拉科西進多瑙河！」「誰是匈牙利人，同我們在一起！」等口號開始代替前面的那些口號。⁴

順應示威者的要求，大約晚上 9 點納吉站上國會大廈二樓的陽台開始發表講話，聲稱「我們將通過黨內談判和討論的辦法來力爭使問題得到解決。我們要捍衛憲法、秩序和紀律。政府會儘快作出決定……」但是，這篇後來被稱作「政治自殺」的講話，既沒有讓示威者滿意，同時還令納吉身邊的支持者深為不滿。⁵就在納吉發表講話半小時之後，示威者推倒了位於第十四區英雄廣場附近的斯大林銅像，並襲擊了

1 關思靜：《卡達爾與匈牙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7-98 頁；[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7 頁；郭潔：《匈牙利事件：美國的政策與反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3 頁。

2 [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8 頁。

3 侯鳳菁：《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真相》，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0 頁；[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8 頁。

4 Johanna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6, No 2 (Spring 2002), pp.521-563; 侯鳳菁：《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真相》，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 頁。

1 《自由人民報》於 1942 年 2 月 1 日創刊，為匈牙利共產黨機關報。1948—1956 年為匈牙利勞動黨機關報。1956 年 11 月 1 日改名為《人民自由報》，到 1989 年 10 月前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

2 孟進：《納吉與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9-20 頁；[英]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1 頁。

3 [英]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1 頁。

4 侯鳳菁：《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真相》，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 頁。

5 Tibor Meray, *That Day in Budapest, October 23, 1956*,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9, pp.170-173; [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7-82 頁；郭潔：《匈牙利事件：美國的政策與反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5-106 頁。

市內各處的通信線路；同時《自由人民報》總部、警察局、半軍事和軍事機構、印刷廠、軍工廠等均遭襲擊。晚上 10 點，示威者開始圍攻電台大樓，強迫電台廣播他們宣言的有組織的行動。很快，電台爭奪戰演變成了槍戰。¹最終，守衛者因長時間被圍困在樓裏得不到外援，人員損失慘重，最後子彈打光，只好束手就擒。匈牙利廣播電台被迫轉移到國會大廈播音。

電台流血衝突等於徹底拉開了匈牙利混亂局勢的序幕。混亂期間，為確保民眾獲知最新的政策信息，匈牙利政府只能嘗試利用廣播來傳遞信息，這使得廣播發揮了遠比平常更為重要的作用。10 月 24 日清晨 4 點 30 分，布達佩斯廣播電台在它平常的音樂節目時間裏，廣播了如下公報：「法西斯和反動分子發動了武裝攻擊，進攻我們的公共建築和我們的治安部隊。為了重新建立秩序，禁止一切集會、會議和示威遊行」。一小時後，該電台再次重複播報了一遍該份公告，不過在此次播報過程中，「法西斯」字樣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了另一個同樣帶有污衊性的字眼「反革命」。²

整體考察危機高潮期間匈牙利國內媒體的表現，不難發現，自 10 月 23 日事件發生以來，受匈牙利國內政治派別鬥爭的直接影響，匈牙利新聞傳播實際分裂成了兩個陣營：一部分呼籲實行民主政治、實現民族獨立；另一部分則支持蘇聯式的統治。按照美國新聞署的描述，那就是在此期間，「在匈牙利國內實際出現了兩種不同聲音的廣播，一種廣播代表

了親蘇的以總理赫格居什和共產黨書記格羅領銜的官方路線，但在 10 月 24 日納吉取代赫格居什執政之後，它們中的大多數很快便被起義者認定的各種『自由』電台廣播所代替」。¹

然而，仔細梳理 10 月 24 日科蘇特電台的廣播內容卻會發現，納吉執政初期，實際上亦曾出現過一定程度的混亂。當天早上 8 點 13 分，該電台廣播了匈牙利黨中央連夜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的有關領導層人事變動的決定，宣佈納吉就任總理。就任之後，納吉採取的第一個舉措便是在 8 點 45 分利用電台宣佈實施戒嚴令。根據這個法令，一切鬧事者都將處以死刑。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的是，在電台廣播了兩次納吉的法令之後，跟着又發佈了一項公告：「政府各機構向根據華沙條約規定駐在匈牙利的蘇聯軍隊請求援助。應政府的籲請，蘇聯軍隊將協助恢復秩序。」這兩個接連發佈的公告造成了廣泛的混亂。²

之所以在納吉上台伊始會出現政府電台和新總理語調之間的錯位，主要是由於從國會播出的這些廣播當時實際仍由格羅的親信控制。當蘇聯坦克射擊那些抵抗的據點的時候、當學生和工人的血在繼續流着的時候，匈牙利電台正在不斷地播送輕歌劇裏的插曲，然後是甜滋滋的圓舞曲，緊跟着又是令人銷魂的法國康康舞的旋律。但此後隨着支持納吉的人士接管電台，電台開始發揮一個鐘頭比一個鐘頭更重要的作用。隨着街頭抗議活動的加劇，布達佩斯的所有交通全部中斷，報紙也停止出版，因此廣播電台就成了整個匈牙利最重要的通訊渠道。按照常理，納吉此時最應該做的事情，莫過於坐在麥克風前設法說服匈牙利人民服從他的指揮。假若他能夠用他那一口抑揚有致的地道匈牙利語，向人民說

1 究竟是誰開的這第一槍？幾十年來對此莫衷一是，一直無法查清。有人說最初是保安部隊對空鳴槍警告，有人說是士兵意外走火，也有人說是群眾中有人先開槍。有關匈牙利示威群眾如何就爭奪電台跟匈牙利政府展開激烈鬥爭的更多描述，可參見：[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7-82 頁；侯鳳菁：《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真相》，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7-100 頁。

2 [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87 頁。

1 NARA, RG 306,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Hungarian Revolt, 1956—1957, Box 1, The Hungarian Revolt, Hungarian Radio Stations Report the Events of October 23-November 4, 1956.

2 [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0 頁。

一些簡單而又合情合理的道理，對當時的局勢一定能大有幫助，但他好像一點也不了解電台的重要性。在墨雷看來，納吉「沒有時間去聽它的廣播，也沒有人向他報告電台廣播把羣眾激怒到了什麼地步。就這樣，他把這個武器完全讓給了他的敵人——斯大林分子」。¹

當然，墨雷書中描述的納吉政府對電台重要性予以漠視的情形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相關資料顯示，納吉政府很快認識到電台廣播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斷言，主要是基於 10 月 25 日布達佩斯的主要電台廣播了該電台記者和廣播員的一封公開信。信件聲稱，「10 月 24 日到 25 日我們電台各項廣播的語調不符合我們國家的最高利益。這些廣播有損我們國家的尊嚴，玷辱了對於犧牲烈士的懷念。我們認為，沒有一個編輯、廣播或是技術人員能夠再和這些廣播稿的作者、編者或是主使者合作下去……廣播電台正直的工作人員的願望是，將來，這些廣播應該誠實而正確。它們必須以真理的名義發言，絕不能讓真理因為經不起以往事的核對而減色。我們必須以叛國的罪名譴責像在國會大廈前向擁戴民主的和平示威人羣開槍射擊的那些危害我們國家的生命的人。」緊隨其後，匈牙利政府便從廣播機構中把所有居於領導地位的斯大林分子清除了出去，而該行動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電台的廣播不再落在總理的後面，亦步亦趨，而是一馬當先遠遠走在他的前面。布達佩斯發射台甚至廣播了這樣的號召：「蘇軍不從匈牙利退出，就不復工」，這一號召產生了巨大的反響。²

隨着匈牙利政局的急劇惡化，克里姆林宮越發對該事件予以關注，赫魯曉夫決定派遣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前往匈牙利開展實地督察工作。他

們於 10 月 25 日早晨飛抵布達佩斯機場，然後乘裝甲車徑直到了黨中央大樓，稍事休息後便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在米高揚、蘇斯洛夫在場的情況下，上午舉行的會議上安排格羅主動辭去了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仍保留中央委員），然後選舉卡達爾為第一書記。由於不斷有子彈從街上打進大樓，所以會議召開時間極短，且沒有形成任何決議。其後快速成立了以奧普羅·安道爾為首的軍事委員會，責成迅速採取措施武裝工人和共產黨員，制止事態的繼續蔓延。中午 12 點 10 分，電台廣播納吉簽署的公告，呼籲人們停止戰鬥，同時做出承諾對下午 2 點前停止抵抗的人不予追究（這個期限其後又被延長到下午 6 點）。12 點 23 分，電台宣佈格羅已經卸職，卡達爾受命接替他的職位。15 點 18 分這位新任的黨中央第一書記發表廣播講話。16 點 24 分，電台廣播內務部關於禁止集會和通行的公告。10 月 26 日清晨，電台播發「匈部長會議號召布達佩斯居民今天整天都不要上街，因為從早上起要開始消滅反革命武裝分子的殘餘，恢復秩序。」當日《自由人民報》發表題為「需要安定和秩序」的社論。10 月 28 日早晨 6 點，電台廣播軍事指揮部公告：「布達佩斯昨夜安靜無事。沒有發生武裝衝突。武裝反抗者同軍隊代表已經開始談判。」七點半，電台廣播：「國防部公告！放下武器者將給予赦免。」11 點，電台廣播當日《自由人民報》社論《做真理的信徒》，社論聲稱，不能把最近的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這次暴動是具有民族民主性質的運動，只是混進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當日，中央委員會在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後，批准把 23 日以來發生的事件宣佈為革命事件。¹

從 10 月 29 日開始，《自由人民報》報頭用醒目繪製的科蘇特徽記代替了國徽，輿論導向開始出現明顯轉向。社論《黎明》指出：人民運動已經取得勝利。兩個主要的要求已經實現，即蘇軍撤離布達佩斯，解

1 [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7 頁。

2 [匈]墨雷·蒂波爾：《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何澤施、吳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3 頁。

1 關思靜：《卡達爾與匈牙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07 頁；

救保安部隊。武裝起義者已經編入武裝部隊。社論不否認，在起義者中間也混雜有反革命分子，但說這不是主流。¹ 當日下午 3 點 05 分，科蘇特電台發表如下聲明，對匈牙利廣播史而言已經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在此之前的許多年裏廣播除進行宣傳和散佈謠言外它一無是處。其主要的任務就是執行上面發佈的命令，其晝夜利用所有波段開展的廣播除了散佈虛假的宣傳內容之外別無他事。即使是在過去幾天，在國家重新誕生的這些小時內，這些廣播仍然被迫繼續擴散謠言，儘管該電台內部也在進行如同街上正在進行的為重獲國家解放和獨立而進行的鬥爭。過去那些在本台中散佈謠言的人現在都已經被清除，從現在開始，本台播出的信息，都將是事實。我們希望從現在開始，整個匈牙利革命運動的發言人，他們能夠向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傳遞有關匈牙利民眾的真實聲音！匈牙利廣播革命委員會。²

起義民眾在奪取電台之後，還選擇利用電台向匈牙利政府提出要求。例如，1956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40 分開始的節目報道稱，索爾諾克來的代表團——據說以「索爾諾克工人」為名——要求「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最後統計，約有 17000 名政治犯和刑事犯從監獄被釋放出來。³ 11 月 2 日，自由科蘇特電台重點報道了納吉要求聯合國提供援助的信件內容。11 月 2 日 22 點 04 分，自由科蘇特電台報道稱，據美聯社報道，艾森豪威爾總統今天向匈牙利革命者提供了價值 2000 萬美元的食品和其他救濟物資。⁴ 鑒於當時政府官員大多已逃離，位於國會大廈的科蘇特

廣播電台繼續進行廣播，實際上它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國內外公眾都通過它來了解匈牙利局勢的最新進展。通過收音機，民眾聽到了這家廣播電台用匈牙利語和俄語發出的呼籲：「匈牙利政府呼籲蘇聯官兵停止射擊，避免流血。俄國人現在是我們的朋友，今後仍將是我們的朋友。」¹

此外，匈牙利起義者掌控的其他一些電台，還尋求通過向匈牙利民眾介紹西方對匈牙利起義提供的物資援助等，來提振起義人員的鬥爭士氣。例如，10 月 31 日晚上 9 點 40 分，密什科爾茨自由廣播電台（Free Radio Miskolc）播放了西方對匈牙利起義民眾提供的救濟情況，並將之解讀成這是西方各國藉此表達他們同匈牙利民眾團結在一起。該電台詳細列舉了世界各國向匈牙利提供的物資託運清單：美國政府通過紅十字會立即向匈牙利自由鬥士提供了 10 萬美元和 2000 噸食物；西德聯邦政府捐贈了 100 萬德國馬克；瑞士向匈牙利紅十字會提供了 10 萬瑞士法郎的藥品和食品。² 與此同時，有關聯合國圍繞匈牙利採取的相關活動也得到了及時報道。如 1956 年 11 月 4 日 6 點 45 分，自由科蘇特電台報道稱，6 點 24 分美聯社從聯合國總部發表報道，稱美國政府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舉行一個特別的周日會議，以便討論發生的蘇聯進攻問題。³ 大量報道這些信息，一定程度上給正在戰鬥的匈牙利民眾提供了一種希望和信心。他們認為，「匈牙利並不孤單。西方國家和聯合國絕不會讓這種用慘重的流血犧牲換來的自由受到威脅，電台上每一次關於國外支援匈牙利藥物、食品和款項的廣播報道都有助於強化這種希望。在街上分發的每聽肉罐頭或每一

1 關思靜：《卡達爾與匈牙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7 頁；

2 NARA, RG 306,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Hungarian Revolt, 1956—1957, Box 1, The Hungarian Revolt, Hungarian Radio Stations Report the Events of October 23—November 4, 1956, p.46.

3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反革命陰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1 頁。

4 NARA, RG 306,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Hungarian Revolt, 1956—1957, Box 1, The Hungarian Revolt, Hungarian Radio Stations Report the Events of October 23—November 4, 1956, pp.68-69.

1 侯鳳菁：《燃燒的多瑙河：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真相》，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0 頁。

2 NARA, RG 306,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Hungarian Revolt, 1956—1957, Box 1, The Hungarian Revolt, Hungarian Radio Stations Report the Events of October 23—November 4, 1956, p. 61.

3 NARA, RG 306,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Hungarian Revolt, 1956—1957, Box 1, The Hungarian Revolt, Hungarian Radio Stations Report the Events of October 23—November 4, 1956, p. 75.